

第30
8955

49 5.1
7.1

903
123

皇清經解卷四百七十四



學海堂

歐非大夫

四書考異

仁和翟教授瀨著

孟子公孫丑下



天時不如地利二句○尉繚子戰威篇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又武議篇引此二句亦斷之曰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

按尉繚與孟子同時兩述斯言皆以聖人稱之荀卿王霸篇亦云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斯言也孟子之前應曾見古別典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二節○晉書段灼傳疏曰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圍圍而攻之者不剋

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多兵非不利
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尉繚子天官篇今有城東西攻
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
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
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謂不若人事也之論王肅論
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孟子音義曰至或作主畔與叛同 尚
書古文訓引孟子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土
下易置 魏泰東軒筆錄錄孫思恭為神宗講孟子事亦以四
語易置

今日弔○宋本作今以弔 注疏本日亦作以

按疏曰以理推之孟子所弔問必齊之賢大夫也如非大夫
與之等亦何由而弔之哉愚謂孟子所重賢而已矣何必定大
宜夫韓詩外傳云齊有東郭先生梁石君不詘身下志以求仕
○世之賢也孟子所弔梁石君應其人爾

有采薪之憂○禮記曲禮下篇辭君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二文選阮嗣宗奏記注引孟子作負薪之憂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儀禮鄉飲酒疏引孟子不得已而
朝之宿於大夫景丑氏之家

按漢藝文志有景子三篇列儒家者流此下稱景丑為景子
其言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及引禮父召君召諸文頗有見于

儒家大意景子似即著書之景子也孟子宿于其家蓋亦以

吾氣誼稍合往焉

是書經傳 卷四百七十四 翟教授四書考異

庚申補刊

君臣主敬○宋石經敬諱作欽下皆倣此

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鄭世威經書答問編曰十字舊作

一句讀非也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作句云爾二字讀斷云是說

爾是如此還屬下景十三諫訟案皆與此不辭景王欲殺子

父召無諾君命名不俟駕○禮記曲禮上篇父召無諾先生召

無諾○又玉藻篇父命呼唯而不諾走而不趨凡君召以三節

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履在外不俟車儀禮疏引孟

子不俟駕下有而行二字

固將朝也○句○儀禮疏也作矣王作君

宜與夫禮○音義曰與丁音餘亦如字書齋夜話曰宜與之

與音歟古者歟字皆作與字宜歟即可乎之謂當以與字絕句

不當連下文○宋石經曰吾何慊也○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吾何慊也○集註曰慊

或作慊○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吾何慊也○集註曰慊

按呂氏春秋魏文侯曰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

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吾安敢驕之與此語意相同文侯嘗受

經藝于子夏宜得聞曾子言也慊字義見穀梁傳穀不升謂

之慊彼注云慊不足貌

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盡心下篇章指作豈有非義

爵一齒一德一○周禮大宰注引孟子曰天下之達尊者三曰

爵也德也齒也儀禮鄉飲酒禮注引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

爵也德也齒也李文公集答梁載言書引孟子曰天下之達

尊也德也齒也

書經經解卷四十一翟教授四書考異 三庚申補刊

尊三日德爵年 李文公集答梁建康書曰孟子曰天下之
朝廷莫如魯王句○莊子天道篇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
賢一齒一齡一○風斯大半其原蓋子曰天下之
故將大有為之君○後漢書楊秉傳曰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
臣用此語而以意變文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集註考證曰韓文公引此語作
今之諸侯無以大相過者亦以意變文

陳臻問曰章○論衡刺孟篇陳臻問曰於齊王歸兼金一百鎰
而不受於宋歸七十鎰而受於薛歸五十鎰而受取前日之不
受則今日受之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君子
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

以賁辭曰歸賁乎何為不受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
為兵戒歸之備乎子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歸
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則今日之受非也○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今日受之非也與
論衡同

按張衡云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亦誤
蓋所不辭乃七十五非一百也

行者必以賁○文選魏都賦赭白馬賦醮曲水詩三注引孟子
賁字皆作賁 後漢書注引孟子子將遠行遠行必以賁

辭曰餽賁○說文繫傳賁字下云孟子歸賁是也

當在薛也子有戒心○風俗通義窮通卷孟子絕粮于鄒薛困

始甚所云戒心當卽絕糧時

凶年饑歲○宋石經宋刻九經舊趙注本饑字皆作飢

幾千人矣○音義曰幾丁蟻祈二音

孟子謂蚘鼃曰○楊桓六書統引石經孟子作蠹鼃

按此蜀石經也晁公武作石經考異言孟子文不同者二十

七科今惟頻願一科見讀書志餘皆不傳此蠹鼃字可以備

補一闕

有官守者四句○漢書谷永傳臣聞事君之義有三責者盡其

忠有官守者修其職 王臨川集諫官論引孟子以言責二句

處官守二句上

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文選西征賦任好綽其餘

裕注引孟子曰吾進退豈不綽然有餘裕哉

葬於魯○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曰考今孟母墓碑墓在鄒

縣北二十里馬鞍山陽却非魯地疑古爲魯地猶魯鄆邑今亦

在鄒縣界內二國密邇左傳云魯擊柝聞于邾是已

使虞敦匠事○章句曰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以匠字句

事字連下嚴字爲句 孟子雜記曰王柏讀敦匠事句

按集註文似已讀敦匠事爲句未必始改自王氏也然韻書

敦字凡十二義未嘗有以董治訓者

中古棺七寸三句○禮記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棨四寸

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按棨屬俱在棺內棨在棺外上下大夫俱有屬無棨士并無

屬椁則雖庶人有之檀弓孔子爲中都宰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椁禮家據此爲庶人之制庶人有椁則自士以上俱得有椁可知此云棺七寸乃約上下大夫之中云椁稱之乃視庶人椁加二等亦是七寸而云自天子達於庶人則於記難強通矣或者虞夏殷制與周不同本心微也自王及庶人皆得之爲有財○集註曰或曰爲當作而集註考證曰爲當一讀謂禮制所得爲也不必改作而

按檀弓子思與柳若論喪禮曰吾聞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孟子此言乃卽受之於子思者得之爲猶云有其禮

且比化者○孟子雜記曰宣城張師曾云化疑當作死蓋字之訛缺也吾儒止言變化融化之類未嘗云死爲化也以死爲羽化坐化者佛老之說也

於人心獨無忤乎○音義曰忤音效丁音皎 廣韻忤字下云胡敎切出孟子蓋以忤字爲忤

吾聞之也○宋本宋石經舊趙注本注疏本俱無也字

沈同以其私問曰○音義曰沈音審或作沉誤

子噲不得與人燕二句○戰國齊策注引孟子曰子噲无王命而私與子之國子之无王命而擅受子噲國 史記燕世家燕噲三年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子之遺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

下今王以國讓于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于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于子之

有仕於此○論衡刺孟篇述文仕作士鄭厚藝圃折衷引亦作士四書辨疑曰觀夫士也亦無王命亦字文勢仕士本是一箇字此仕當作士傳寫之差也

按禮曲禮士載言注曰士或爲仕周禮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民注曰士讀爲仕後漢書趙壹傳昔人或思士而無從注以思士爲孟軻蓋亦以士讀仕仕與士古多通用不必定傳寫差

私與之吾子之祿爵○論衡無吾字祿爵作爵祿

歡齊伐燕○朱子語錄曰孟子此章誠爲未盡何以異於是之下合更說是弔民伐罪不行殘虐之王方可以伐之如此方善又孟子居齊許久伐燕之事必親見之齊王乃無一語謀于孟子而孟子亦無一語諫之何也想必孟子亦必以伐燕爲是但不意齊師之暴虐耳史記鄒人孟軻勸齊伐燕云此湯武之舉也想承此誤然亦有不可曉者

接近儒俱以疑孟一事短司馬子而尊信孟子者莫朱子若矣今觀司馬子作通鑑首錄孟子對梁惠黜儀衍諸言於伐燕一節確信孟子爲宣王事寧移年就之而不肯漫從史記朱子則云想潛王後來做得不好門人爲孟子諱故改宣王又云此章言誠未盡想孟子亦必以伐燕爲是則朱子亦曷

嘗以此書爲盡無疑哉蓋孟子書爲門人錄定閒有小失其本意處信其大段之可信疑其一二節之可疑兩賢皆以至公至平之心反覆詳察以期其垂萬世而無弊未有一毫同門異戶之形迹也戰國策田臣思謂齊王曰是天以燕賜我也儲子謂齊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勸伐者齊固有人乃田臣思與儲子耳若孟子則不特不勸且嘗有語以諫之矣何以驗之驗之于下章也惟孟子諫王而王不聽故燕人之畔王獨甚慙於孟子儻孟子亦以伐燕爲是則孟子方且有慙於王王又何所慙哉至史記文武之言則因前篇取之而燕民悅數語誤不必更糾於此

沈同問燕可伐與至何爲勸之哉○論衡沈同問問作曰彼然而伐之也無也字彼如曰孰可以伐之無彼字兩則將應之曰各無將字何爲勸之哉哉作也

陳賈曰○離婁下篇非禮之禮注陳質娶妻而長拜之音義曰質本亦作賈

按此一事便可見陳賈之諂鄙性成矣賈質字下俱從貝形略相似宜致傳寫別

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孔叢子儒服篇子高任司馬又爲將于齊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明故信子也答曰君知穿孰若周公齊君曰周公聖人而子賢者弗如也子高曰以臣之知又孰若周公之知其弟齊君曰兄弟審於他人子高曰夫以周公之聖兄弟之審而猶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穿何慙焉

按孔穿略後孟子所云齊與燕戰似卽燕畔時事而顧以陳賈逢君之辭爲穿自解免語孔鮒當不肯誣其祖如是也朱子謂孔叢爲東漢人托誠然

周公使管叔監殷二句○資治通鑑使管叔監商管叔以商叛也注曰古殷商通稱孟子陳賈只云監殷今作監商避廟諱也宋石經殷作商下同

按睽文公篇殷人七十而助殷曰序萬章篇殷受夏周受殷盡心篇武王之伐殷也宋石經殷皆作商

知而使之四句○潛夫論釋難篇子庚問潛夫曰周公知管蔡之惡以相武庚使肆厥毒從而誅之何不仁也若其不知何不聖也二者之過必處一焉亦襲陳賈言

古聖人也至知其將畔而使之與○論衡知實篇述文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聖人使管叔監殷管叔畔也二者有諸曰然周公知其畔而使之不知而使之與曰不知也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章句曰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 尙書金縢傳武王崩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正義曰傳旣言周公攝政乃云其弟管叔蓋以管叔爲周公之弟矣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爲周公之兄孔氏似不用孟子之說或孔云其弟承上武王崩謂武王之弟與孟子可不違也

按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次周公次蔡叔帝王世紀則云次管叔次蔡叔次邾叔

次霍叔次周公序次不同其周公爲管叔弟均與孟子同毛詩思齊傳大姒十子不具名正義惟以史記世紀爲證白虎通姓名篇引詩傳有十子名而以周公列管蔡前此旣爲原傳所無且未有次某次某明文當未若史之可據趙氏注孟子特作曲筆矯之不以誤讀書傳及過信白虎通故耶周公之過○論衡知實篇過下有也字又從爲之辭○賈三復石經從下有而字 明初監本有而字陸佃鷓冠子注引文有而字得侍同朝甚喜○章句曰來就爲卿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之也以朝字爲句

養弟子以萬鍾○司馬溫公集功名論引作養孟子

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論衡刺孟篇述此數節文略此一句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章句曰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之矣以異哉爲句絕 四書辨疑曰舊注

以季孫子叔爲兩弟子今以子叔疑三字爲一人皆無考據

有私龍斷焉○音義曰丁云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蓋古人之言耳如胥須之類是也張云斷如字或讀如割斷之斷非也陸善經云龍斷謂岡壘斷而高者如陸之釋則龍音壘 楊伯喆

九經補韻曰孟子有私龍斷龍音壘合於上聲二腫字下添入

按列子湯問篇說愚公移山事曰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

斷焉可爲陸說龍斷字之確證說文引下文直作登壘斷三
家之釋要惟陸氏爲長

古之爲市者○宋本宋石經者俱作也 注疏本張南軒本孟
子集疏本亦俱作也 文選魏都賦注引文作也 楊龜山集
神宗日錄辨述亦作也

必求龍斷而登之二句○說文解字買字下引孟子曰登壘斷
而网市利

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說文繫傳引文作然則征商自賤丈
夫始也

宿於畫○舊趙注本畫作畫注亦作畫 集註曰畫如字或曰

當作畫音獲下同 史記田單傳燕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

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索隱曰畫胡卦反正義引劉熙

曰畫音獲又括地志曰澧邑蠋所居卽春秋時棘邑因澧水爲

名也 齊東野語曰高郵黃彥利謂孟子去齊宿畫讀如晝夜

之畫非也史記田單傳畫邑注云齊西南近邑音獲故孟子三

宿而出時人以爲濡滯也此說甚新而有據 邢凱坦齋通編

曰孟子宿畫之畫當是畫字之誤也不特史記可證後漢耿弇

討張步進軍畫中遂攻臨菑亦可證 困學紀聞曰水經注澧

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澧中也 集註考證曰語

錄謂齊有畫邑又有畫邑路史云畫邑在西安城畫邑在臨淄

雅俗稽言曰史記云畫邑人王蠋說苑立節篇則以爲蓋邑

王歎夫齊固有蓋邑與畫邑不同今通鑑畫字司馬康音釋胡

卦反華去聲亦如史注曰齊西南近邑而不復音獲何也

按畫字本具二音一在十五卦一在二十一麥劉熙司馬貞各主其一而通鑑音釋乃依司馬貞也通鑑正本為畫詹道傳四書纂箋嘗舉以明孟子字之當為畫而今本或傳寫作畫澧水之澧廣韻亦胡卦反水經淄水注是澧字而困學紀聞所引亦傳寫作澧檢舊字書未嘗有澧字也書經三寫烏焉為馬在昔已成通患孟子申豈必不容一訛集註或人說似為可從若分畫畫為二邑名而以路史為說則後漢紀敘耿弇事有明文云西安距臨淄三十里弇引營居臨淄西安間所謂臨淄西安間即畫是也蓋畫去臨淄十八里其去西安安則十二里於兩邑皆相近也安得漫援為畫畫不同之據

弟子齊宿而後敢言○音義曰齊字亦作齋

按通志堂刊音義云齊亦作齋齋為近世鄙俗字疑舊本未必作此今檢闕里孔氏刊本據定為齋

泄柳申詳二句○集註考證曰泄柳禮記雜記作世柳世泄古語四聲之訛也魯繆公史並作穆檀弓注曰子張姓顓孫而子曰申詳周秦之聲二者相近

則是干澤也○風俗通義窮通卷述作干祿

三宿而後出畫○舊趙注本畫作畫下倣此漢紀孝文帝紀論馮唐等事曰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境水經淄水注俗以澧水為宿留水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澧故世以此而變水名

也三宿而後出畫○宋本出上音多字



P12 $\bar{1}_2$

予三宿而出晝○宋刻本出上有後字

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風俗通義述作王庶幾改諸王如改之

則必反予○南豐類稿上歐蔡書孟子去齊遲遲而後出晝其言曰王庶幾改之則必召予 蘇長公集賈誼論孟子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

悻悻然見於其面○音義曰丁云悻字當作倅形頂切又胡耿切字或作慳慳然論語音鑑

按趙注引論悻悻然小人哉為證趙或讀此悻字為鏗音耳論語實未有悻字亦未有慳字

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論衡刺孟篇路作塗不豫

皇清經解卷四百七十五 學海堂

四書考異

仁和翟教授 顯著

孟子滕文公上

滕文公為世子○章句曰世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宏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為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

按春秋傳成十六年夏四月滕文公卒滕之先君已有諡文者後嗣不應犯同信乎文非本諡而但以行文德稱也同時

魯文公見于史記在系本乃云潛公宋康王見于國策在荀子乃云獻王微弱之國垂至于亡故臣民各懷舊德私諡不

獨一滕君矣

成颺謂齊景公○孟子音義曰颺古覓切一音閑 說文解字
颺字下曰齊景公之勇臣有成颺者苦閑切 廣韻曰颺人名
出孟子 汗簡曰颺見古春秋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鹽鐵論執務章引顏淵曰舜獨
何人也回何人也 皮日休鹿門隱書引孟子予何人也處舜
何人也上 孔叢子居衛篇孟軻問子思曰堯舜之道可力而
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惡有不至者乎

按孟子未當以親受師說屬諸顏淵孔叢未可信
今滕絕長補短三句○周禮醫師疏引孟子滕文公為世子將
之楚過宋見孟子而謂之云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可以為
善國乎以此為文公問辭

按墨子非命篇曰古者湯封于亳絕長繼短方地百里文王
封于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里戰國策韓非說秦王曰今秦
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又莊辛對楚王曰今楚雖小絕長
續短猶以數千里絕長補短乃當時通言故諸俱言之

若藥不瞑眩二句○音義曰瞑眩又作眠眊注文瞑作慎即音
顛 書說命兩不字俱作弗古文不作亞瞑作眊 說文解字
引周書若藥不眊眩

按不弗兩字古文通書為亞今尙書與孟子不同定今文者
各據所論測也此商書說文作周書誤

曾子曰○章句曰曾子傳孔子之言 四書辨疑曰曾子便嘗
誦之以告門人所誦者亦只是孔子之言終不可以曾子曰為

是也曾子曰與孔子曰只爭一字之差曾字本是孔字蓋後人傳寫之誤 大戴禮曾子本孝篇孝子之于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蒞焉祭祀則蒞之以敬

按大戴云云則曾子固嘗誦此告門人矣下文齊疏數語亦明出自曾子祭義樂正子春云吾聞曾子曾子聞諸夫子彼原其詳此從其省孟子學由曾子遞傳據所及聞曾字何足疑焉

齊疏之服○舊文齊爲齋音義曰齋音資 宋刻九經本爲齋

增脩韻略引文爲齋 五經文字曰齋齋緣又衣下曰齋今

經文多借齊字代之 禮記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于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餼粥

之食自天子達 孟子集註考證曰禮爲父斬衰爲母齊衰若疏衰則又次于此今滕定公薨文公當爲斬衰之服而云齊疏似可疑上文吾嘗聞之矣則此三句亦古語昔魯繆使人問于曾子曾子所對數語與此正同蓋古語傳誦之訛孟子引之爾實當作齊斬之服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禮記緇衣子曰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 南史儒林傳論引語曰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似誤憶爲論語

吾他日未嘗學問○宋本他字作佗下他求倣此

君子之德風也三句○注疏本張南軒本草尙之尙皆作上

漢書董仲舒傳引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也也上

之風必偃 宋史禮志胡寅疏引孟子曰上有好者如風下之從者如草

可謂曰知○集註曰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 輔氏答問曰若如或者之說則可字當作皆字 四書辨疑曰或說易可爲皆此甚有理然又改知爲平聲而贅一禮字却爲未當知只當音智世子排眾議以遵孟子之言非智識高遠不能也

晝爾于茅○音義曰張云茅或作苗誤也

有恆產者有恆心三句○宋石經五恆字皆諱作常 楊龜山集答胡德輝問述無恆產句亦諱作常

按梁惠王上篇無恆產節亦五恆字宋石經但闕筆爲恆故

前未入錄

放辟邪侈○音義曰張云侈諸本作移誤也

是罔民也○音義曰張云罔或作司誤也

陽虎曰節○左傳定公九年陽虎奔齊鮑文子曰陽虎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 鹽鐵論地廣章引楊子曰爲仁不富爲富不仁

按楊子之楊當屬陽字而稱虎爲陽子恐又未然豈當時楊朱書復有此二語乎

夏后氏五十而貢四句○公羊傳注引孟子夏氏五十而貢無后字 周禮考工記注引孟子其實皆什一無也字 說文繫傳稅字下引孟子曰夏人百畝而有徹殷人七十而助周人什

一而稅

殷人七十而助○說文解字耨字下曰商人七十而耨耨藉也考工記匠人注引文助字作耨下助者藉也助亦作耨

按周禮太宰友以任得民注曰友謂同井相合耦耨作者音義曰耨音助又遂人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耨利甿注言鄭

大夫讀耨爲藉杜子春讀耨爲助謂起民令相佐助又里宰歲時合耦于耨注與遂人注同後鄭又云耨者里宰治處也

于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爲名是耨與助古原通爲一字許氏書多用古字故與孟子異文而其實無異義

治地莫善於助二句○考工記注引文惟助字作耨餘悉同疏曰孟子本爲莫不善于貢今此注有無不字者蓋轉寫脫耳

說文繫傳引孟子莫善于稅莫不善于徹連文于周人什一而稅下

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舊趙注本校字從手作校與下學校字不同 經典釋文曰校戶教反从木若从手是比校字今人多

亂之 五經文字曰校音教又音效皆從木 字鑑曰校字元有二音借爲比校字佩觿以此止音胡孝切誤 廖文英正字

通曰明末避熹宗諱校省爲校 汲古閣注疏本此校與下學校俱作校

樂歲粒米狼戾段○鹽鐵論未通章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此不題孟子實用孟子文

使民盼盼然○音義曰盼說文五禮切亦四莧切丁作肸肸然
許乙切 四書辨疑曰毛晃韻略盼與盼同訓顧視仍引孟子
此語爲據讀孟子者惟準此說讀盼字與盼同音義乃通順

集註考證曰盼从兮依說文玉篇則讀如睨俗誤作普莧反者
非

又稱貸而益之○音義曰稱貸並如字 羣經音辨曰取于人
曰貸他得切與之曰貸他代切

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文選班叔皮王命論注引文無其字又
民作人

雖周亦助也○考工記注引文助字作勸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漢書儒林傳孔臧等議曰聞三代之

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 說文解字庠字下亦云

禮官養老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 禮記王制曰夏后氏養國

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

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 程子遺書曰孟子論三

代之學其名與王制不同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 禮記解義

曰夏曰校不特謂之序矣殷曰瞽宗不特謂之學矣周曰辟廱

不特謂之膠矣經言黨正屬于序子產不毀鄉校則序與校又

非獨夏有之學記言國有學則學又非獨殷有之蓋合而言之

則謂之庠謂之序謂之膠謂之校謂之瞽宗辟廱皆學也故孟

子於殷又曰序於周又曰庠且言學則三代共之而明堂位則

二代亦通謂之學也 史記儒林傳蔡邕獨斷述此三語皆與

皇清經解 卷四百七十五 翟教授四書考異 六 庚申補刊

孟子同

其命維新○宋石經維字作惟 宋刻本舊趙注本孟子集疏
四書纂疏四書通諸本皆作惟

使畢戰問井地○章句曰畢戰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棄典
籍故井田之道不明也讀地為田 考工記匠人注文公又問

井田疏曰彼是使畢戰問今以為文公者畢戰文公臣君統臣
功亦得為文公問也 毛詩甫田正義引孟子亦云使畢戰問

井田 四書辨疑曰已下當自為一章首無滕文公三字乃脫
漏無疑

按以考工注詩疏證之漢唐舊本必作問井田趙氏乃依正
文訓也詩疏又引井田不均更堪取決

井地不均○毛詩信南山正義引孟子曰經界不正井田不均

歐陽修問進士策引文亦作井田 物觀孟子考文補遺曰

古本均作鈞 宋本舊趙注本皆作鈞

是故暴君汙吏○音義曰汙烏路切又音烏 周禮小司徒注

引作姦吏

無君子莫治野人二句○鹽鐵論相刺章曰非君子莫治小人

非小人無以養君子

請野九一而助二句○考工記匠人注兩引孟子前惟一勤字

別後作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疏曰此云野九夫而稅即彼

云請野九一而勤此云國中什一即彼云國中什一使自賦

詩甫田正義禮記王制正義俱引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

什一

按先儒引經隨意裁取雖在所記憶亦不斤斤成文此其最

可見者

○周禮載師注引孟子卿上有自字通典食貨一引

孟子亦有自字又職官十七曰孟子言古者自卿以下至于

士庶皆受田五十畝以供祭祀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二節○逸周書大聚解曰以邑為鄉以

卿為閭合閭立教飲食相約與彈相庸禍災相恤耦耕共耘男

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韓詩外傳第四卷古者八家而

井田方里而為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八家

為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為公田十畝餘二十畝

共為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

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刃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

民和親而相好漢書食貨志井方一里是為九區八家共之

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為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為廬

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則救民是以和睦王與之周禮

訂義曰漢志引孟子說失其旨既言井九百畝中為公田則百

畝共為公田不得家取十畝言八家皆私百畝則其中百畝皆

屬於公何得復以二十畝為廬舍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

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若家取十畝自治安得謂之同養若二

畝半為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為私矣安得謂八家皆私百畝

按漢志不純取孟子也參之以韓詩外傳故其旨殊

出入相友二句○周禮司諫疏引孟子守望相助句處出入相
疾病相扶持○周禮大宰疏引孟子無持字

然後敢治私事○考工記匠人注引孟子無敢字 毛詩甫田

正義引亦無敢字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音義曰行丁公著音衡又下孟切

漢書藝文志農家有神農十二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于農業
道耕農事託之神農 韓滂澗泉日記曰神農許行之學他無

可考呂氏春秋上農任地辨土審時四論必其書也

按漢志所云十二篇其卽許行所爲神農之言歟孟子時處
士橫議七篇中所見時人類多自爲一端造著篇籍如慎子

景子張儀宋輕之書亦見漢藝文志淳于髡著書以干世主

見史記列傳陳仲在荀卿所非十二子中墨翟不棄告子之
言呂覽多引白圭之說皆其驗也孟子不辭好辨之名豈僅

爲楊朱墨翟二人已耶

自楚之滕○事文類聚續集述此譌楚爲宋

捆屨織席以爲食○音義曰捆從才從木者誤也張作裊 景

祐集韻引孟子捆屨織席

陳良之徒陳相○音義曰相丁云去平並通

賢者與民並耕而食○商子畫策篇神農之世公耕而食婦織
而衣刑政不用而治 文子上義篇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

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

皇清經解卷四
耕婦親織以爲天下先 呂氏春秋開春論淮南子齊俗訓皆與文子略同

養殮而治○音義本集疏本殮字並从夕作殮 毛詩疏曰說文殮从夕食言人且則食飯飯不可停故夕則食殮

按古字書殮皆从夕其从反者乃自毛氏增韻誤起

必織布而後衣乎○宋石經舊趙注本皆作然後

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注疏本脫其字 宋刻九經本兩

械器皆作器械音釋曰陶音搖 露書曰陶卽窰字猶咎繇之

爲臯陶今讀作濤誤 鹽鐵論水旱章四民之求足以相吏故

農民不離畦畝而足乎田器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

得其便

舍皆取諸其宮中○集註曰舍字或讀屬上句 張南軒孟子

說舍字屬上

有小人之事○宋石經人作民 孟子考文曰古本人作民

四書辨疑曰有大人之事有小民之事上言大人下言小民文

辭不順古注本有小人之事大人與小人對言是其本文今本

民字爲誤

按辨疑所云今本蓋指宋末元初之本

是率天下而路也○音義曰丁張並云路與露同

按舊注謂導人羸困之路丁張覺其未安而欲改字爲露疏

又引一說云率天下如道路之人但泛視而不知上下貴賤

細繹之似俱不若奔走道路爲得管子四時篇不知五穀之

故國家乃路房氏注曰路謂失其常居堪爲此路字印證
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左傳襄公九年知武子曰君子勞心小
人勞力先王之制也 魯語公父文伯母曰君子勞心小人勞
力先王之訓也

勞心者治人二句○柳宗元梓人傳曰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
者役于人

治於人者食人二句○毛詩桑柔箋明王之法能治人者食於
人不能治人者食人正義曰此文孟子有之

洪水橫流○文選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注引孟子洪字作鴻
呂覽開春論上古河溢逆流名曰鴻水

瀾濟漯○音義曰漯他合切作濕誤也 文選海賦注兩引孟

子俱作踰濟漯 五經文字曰濕他而反隸省作濕兗州水名
經典相承以爲燥溼之溼別以漯爲此字與字義不合 集註
考證曰濟字當作沛

決汝漢排淮泗○集註曰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 偶

讀漫記曰此但作文取其字數以足對偶云爾若以水路之實
論之便有不通說者見其不通便欲強爲之說然亦徒爲穿鑿
而卒不能使之通也 李習之文集作禹鑿九河疏濟洛導漢

汝決淮江而入于海 集註考證曰當是疏九河瀾濟漯排淮
江而注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 鄭樵六經奧

論曰禹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是江未嘗達淮自吳夫差掘溝
以通于晉而江始有達淮之道孟子蓋指夫差所掘之溝以爲

禹故跡也 義門讀書記曰江之受水與海同量但懷襄之日
水地無分孟子蓋謂決排以後南水入江而江以南北之地可
耕如北水歸海而河兩岸之患悉平故綜其大勢言之初未嘗
屑屑然計汝漢淮泗之盡入于江也

禹八年於外○史記夏本紀禹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
吳越春秋無余外傳禹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
入

三過其門而不入○尙書禹貢正義引孟子曰禹三過門不入
其家 書齋夜話孟子云三過其門而不入又云過我門而不
入我室皆經過之過當作平聲

樹藝五穀○宋石經樹諱作植

使契爲司徒○說文解字曰契堯司徒字作偃 漢書古今人
表契字作禹

父子有親五句○淮南子人間訓百姓不親五品不順契乃教
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無朋友句 四書

贍言曰中庸五達道是兄弟孟子是長幼長幼以官爵僚友鄉
黨序齒爲言並非兄弟故禮運十義以兄弟長幼判作四義

放勳曰○音義曰曰丁音駟或作日誤 路史陶唐紀曰拊契
司徒教以人倫于日勞之徠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讀曰爲日

舊趙注本日作日

勞之來之五句○王氏書疑曰舜之命契也曰敬敷五教在寬
語意未盡疑有關文孟子嘗舉此章又有數語曰勞之來之云

云孟子既曰命契之辭朱子集註亦曰命契之辭且孟子非泛引之云既提其名謂之放勳曰以繫于命契五教之下則自出于堯典矣

匡之直之○宋石經匡諱作正

使自得之○文選文賦注引孟子使自求之 大戴禮子張問

入官篇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

分人以財謂之惠二句○管子戒篇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 莊子徐無鬼篇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

未聞變於夷者也○意林錄孟子用夏變夷不聞用夷變夏

牟融理惑論孟子譏陳相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者

也 後漢書樊英傳論孟軻有言以夏變夷不聞變夷於夏

師死而遂倍之○音義曰丁云倍義當作借古字借用

未能或之先也○宋本能作聞

以有若似聖人二句○史記仲尼弟子傳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宋景文筆記曰此鄒魯間野人語耳觀孟子書則知始嘗謀之後弗克舉安有撤座之說乎

按有若之有似孔子據檀弓特其言耳史乃以狀說之徒以其狀陽貨且似孔子矣子夏等寧汗下若此乎至既師之又

叱避之則直等于兒戲此真所謂野人之語馬遷採而識之無識甚矣

疆曾子○舊趙注本音義本疆字俱作强

秋陽以暴之○文選安陸昭王碑暴以秋陽注引孟子亦作暴字 五經文字曰暴捕沃反曬也暴捕報反今經典通用之集註考證曰暴說文从日从出从大从米晞也然其音作蒲報反葢古字四聲隨方言而讀或去或入今以去聲者爲暴烈入聲者爲暴晞義亦相通

皜皜乎不可尙已○太平御覽述皜皜作皓皓已作也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音義曰馱丁音決又古役切 章句引詩七月鳴馱詩本作鳴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詩小雅伐木篇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戎狄是膺三句○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引詩戎狄是應荆荼是徵 集註曰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

章取意也 歐陽修詩本義曰詩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者

如孟子說豈僖公事耶荆楚也僖公時楚方强盛非魯所能制僖之四年從齊桓伐楚而齊以楚强不敢進乃遂盟于召陵此豈魯僖得以爲功哉六年楚伐許又從齊救許力不能勝而許降于楚十五年楚伐徐又從齊救徐力又不能勝而楚取其婁林之邑舒在僖公之世未嘗與魯通惟三年徐人取舒一見葢舒爲徐取之矣由是言之則詩之所謂皆與春秋不合 王柏

孟子通旨曰闕宮之詩蓋有錯簡孟子時詩簡未錯而所引正是說周公也

按詩序云闕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首二章上陳姜嫄后稷太王文武之勳三章言成王封魯魯子孫率由不愆祭則受福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第四章文也上三章未暇敘及周公所云周公之宇者非于此章頌之而孰頌哉故自公車千乘至莫我敢承皆周公而不屬僖公也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周公俾之也五章六章繼周公而頌伯禽所謂淮夷來同遂荒徐宅顯係伯禽事見諸尚書費誓者也七章八章方頌僖公復宇如此說之則詩書春秋孟子彼此悉無疑義而詩簡亦未嘗有錯孟子兩引此文皆確指為周公必有自

聖門授受師說不得以漢儒箋注之訛反疑孟子

則市賈不貳○容齋隨筆曰孟子市價不貳趙注云無二價者也本文用貳字注用二字則貳與二通用 事文類聚述孟子作市不貳價

或相倍蓰○音義曰蓰丁音師云從竹下徙又音灑山綺切史記作倍灑

或相什伯○七經孟子考文曰古本伯作百 宋石經舊趙注本皆作百 集韻引文亦作百

因徐辟○音義曰辟音壁又音關離婁下篇又音嬖

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墨子節用篇古者制為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骨掘地之深下無菑漏

則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 莊子天下篇墨子生不歌
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
自行固不愛己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

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宋刻本孟子二字不重見

赤子匍匐將入井○抱朴子外篇引孟子曰凡見赤子將入井
莫不趨而救之

按趙氏章句曰赤子將入井雖他人亦驚救之葛氏蓋兼章
句文引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易繫辭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
之中野孔氏正義曰不云上古但云古者若極遠則云上古其
次遠者則云古

按此云上世乃上古也故與易所言古事不同然二事相因
自有蘖裡之掩遂漸成衣薪葬野之世

蠅蚋姑嘬之○舊文蚋爲螞音義曰螞張音泐云諸本或作蠅
誤也丁云蠅字未詳所出或以蠅與蛭同謂蛭也音由又一
說云蠅姑卽螻蛄也 路史吳英氏論姑字作蛄

按大戴禮醯酸而螞聚莊子脊螞生乎腐蠃螞皆與此舊本
文同別本螞誤爲蠅或連下姑字讀之因強作螻蛄之訓今
既黜蠅字不從單出姑字無復訓螻蛄之理矣姑只宜爲語
助聲

其類有泚○考工記車人注鄭司農云庇讀如其類有疵之疵
反蘖裡而掩之○音義曰蘖或作菓 路史引作累 集韻作
是青經解 卷四見左 翟教授四書考異 庚申補刊

夷子憮然為閒○文選東京賦注引文為閒下有也字

與登

鴻雁圖字不發單出故字無發鴻雁之

文同圖本無鴻雁為鴻雁不發字之

外大鴻雁圖而鴻雁不發字之

鴻雁圖本無鴻雁為鴻雁不發字之

鴻雁圖本無鴻雁為鴻雁不發字之

鴻雁圖本無鴻雁為鴻雁不發字之

鴻雁圖本無鴻雁為鴻雁不發字之

皇清經解卷四百七十五終與長也言古漢軍樊封舊校
南海桂文燦新校

皇清經解卷四百七十六學海堂

四書考異仁和翟教授瀨著

孟子滕文公下

且志曰枉尺而直尋○隸釋議郎元賓碑進退不枉尺直擗用

孟子而以擗為尋 文子上義篇屈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聖

人為之 尸子引孔子曰詘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為之也

按文子東周初人而尸佼為商鞅師穀梁傳嘗引其言亦略

前於孟子陳代所云志或者即此等書

昔齊景公田節○左傳昭公二十年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

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

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

如守官君子韙之。家語正論解與左傳同。集註考證曰守官卽所以守道。今日守道不如守官。則是道外有官。而官不必道也。此豈夫子之言。故此事只當以孟子之言爲正。志士不忘在溝壑。二句。韓詩外傳二卷。巫馬期謂子路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則枉尋直尺而利。○風俗通義十反卷。孟軻稱不枉尺以直尋。況於枉尋以直尺。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節。○文選東都賦。游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失禽。彎不詭遇。注引孟子曰。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不獲一禽。反曰。天下賤工也。二工良請復之一朝。而獲十反。曰。良工也。簡子曰。吾使掌汝乘。王良曰。不可。吾爲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焉。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左傳哀公二年。郵無卹御簡子。注曰。郵無卹。王良也。後文稱郵良。淮南子覽冥訓。孫無政爲趙簡子御。死而託精于天。駟王良星是也。

彊而後可。○宋石經彊字作強。舊趙注本音義本宋九經本注疏本亦俱作強。注疏本亦俱作強。○音義曰。範我或作范氏。范氏古之善御者。後漢書班固傳。范氏施御。注引孟子。趙簡子使王良御。終日不獲一禽。反曰。天下賤工也。王良曰。吾爲范氏馳驅。終日不獲一焉。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音義曰。范氏馳驅。終日不獲一焉。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音義曰。范氏馳驅。終日不獲一焉。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

按左傳。范宣子曰。昔甸之祖在夏。爲御龍氏。括地圖云。夏德盛。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世稱善御。爲范氏。○音義曰。范氏馳驅。終日不獲一焉。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音義曰。范氏馳驅。終日不獲一焉。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音義曰。范氏馳驅。終日不獲一焉。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

盛。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世稱善御。爲范氏。○音義曰。范氏馳驅。終日不獲一焉。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音義曰。范氏馳驅。終日不獲一焉。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音義曰。范氏馳驅。終日不獲一焉。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

皇清經解 卷四 三
之御由此也班賦既云范氏引證處當以後漢書注爲是文
選注依經文範我與賦語不相應此必刻文選者傳寫差誤
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意林錄孟子枉已者未能直人當
以直矯枉若自曲何以正人王夏曰吾爲直人而曲者不直
按趙氏章句云矯枉當以直耳已自枉曲何能正人馬氏錄
蓋兼章句文○音義曰誠非過也○意林錄孟子枉已者未能直人當
安居而天下熄○意林錄孟子熄作息 鹽鐵論褒賢章引亦
作息 ○宋本蓋兼章句文○音義曰誠非過也○意林錄孟子枉已者未能直人當
丈夫之冠也○集註考證曰冠恐當作娶字與下文嫁字對儀
禮士昏禮父醮子而命之曰往迎爾相若冠則賓醮而命之字
父不親命也 禮記一傳而命之 宋本蓋兼章句文○音義曰誠非過也○意林錄孟子枉已者未能直人當

必敬必戒無違夫子○儀禮士昏禮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
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 穀梁
傳桓公三年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父戒之曰謹慎從
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疏曰戒辭與士昏禮不
同者彼是士此是諸侯之禮故異辭也 宋史嘉禮志父命女
曰往之汝家以順爲正無忘肅恭母戒之曰必恭必戒無違舅
姑之命 宋本蓋兼章句文○音義曰誠非過也○意林錄孟子枉已者未能直人當

按士昏與穀梁各有父之戒辭士昏所載父辭尤與孟子語
意合孟子乃以屬母而父無命蓋出一時之言未可以文害
辭上文冠字要亦不必以與禮異而疑其訛也往送之門據
穀梁乃是祭門母雖不出祭門亦及門後止耳宋志文則參

合三經爲一辭

居天下之廣居節○資治通鑑孟子論儀衍曰是惡足爲大丈夫哉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則與民由之不得志則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詘是之謂大丈夫 朱子語類曰司馬溫公議儀衍處說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却不說居天下之廣居便是箇無頭學問威武不能屈○范文正公集唐狄梁公碑文孟軻有言威武不能挫是爲大丈夫

周霄問曰○戰國魏策一作周宵

則皇皇如也○文選歸去來辭注引孟子皇皇作遑遑

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韓昌黎集復土宰相書曰古之士三

月不仕則相弔

諸侯耕助四句○禮祭統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鄭注曰齊或作粢 穀梁傳桓公十四年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桑以共祭服

按集註禮曰以下乃引祭義之文兼周禮甸師穀梁傳以備其說當時孟子所引則唯祭統四語最合

犧牲不成四句○穀梁傳成公十七年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 宋本粢盛不潔潔作絜

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禮曲禮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又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君子之難仕○音義曰難乃憚切亦如字

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天祿閣外史引孟子曰君子豈不欲仕哉又惡不由其道

不以泰乎○論衡刺孟篇述作不亦泰乎

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論衡食下有而字 太平御覽述文無一字

以待後之學者○論衡後下有世字

毀瓦畫墁○章句曰人但破碎瓦畫地復漫滅之以四字爲一

義 音義曰墁張武安切云與漫同

按依趙訓則畫墁是畫脂鏤冰費日損功之意宋張芸叟著雜說一卷名畫墁集蓋取此

然則子非食志也○論衡無也字

湯居亳二節○藝文類聚述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不

祀湯使人問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湯遺之牛羊葛伯得而

食之又不祀湯又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民爲之耕老弱

饋食葛伯率衆要其有酒肉黍稷者遮而奪之不以養授者則

殺之有一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焉湯乃興師伐葛天下聞之

皆曰非富天下也爲疋夫疋婦報讎也 水經汜水注引孟子

湯問葛何爲不祀稱無以供祠祭遺葛伯葛伯又不祀湯又問

之曰無以供犧牲湯又遺之又不祀湯又問之曰無以供粢盛

湯使亳衆往爲之耕 越絕書吳內傳湯敬鬼神而天下歸之

荆伯不從湯乃飾犧牛以事荆伯此似卽葛伯事

與葛爲鄰○史記殷本紀注引孟子葛下有伯字

葛伯率其民○宋本注疏本纂箋本率字作帥 尙書湯征正義引文民作人

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四書辨疑曰中原古註本要其有酒肉黍稻者肉字爲是下文童子以黍肉餉是其明證 太平御覽皇王部飲食部皆述作酒肉 古史殷紀亦作酒肉 湯征正義引文酒食上無有字奪上有劫而兩字

殺而奪之○書仲虺之誥正義引作葛伯奪而殺之 胡宏皇王大紀曰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肉者奪之畏君命不敢校也有一童子校曰而不能耕吾爲汝耕又奪吾食不亦甚乎葛伯殺之

葛伯仇餉○書古文餉字作餉孔傳曰葛伯遊行見農民餉于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正義曰傳言似葛伯自殺已人與孟子違者湯之征葛以人之枉死而爲之報耳不爲亳人乃報之非亳人則置之故傳不辨死者何人葛人亳人義無以異非是故違孟子

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章句曰一說載當作再字再十一者湯再出征十一國凡征二十二國也 奚爲後我○太平御覽述作奚爲我後

后來其無罰○書太甲無其字古文來作徠無作亡

按前篇后來其蘇與初征自葛等文悉出仲虺之誥此篇二語則別出大甲下篇集註統全節註云已見前篇似略欠分

晰周應賓考異云書僎作僎後作后今二字書與孟子正同
惟前篇僎字宋高宗石經書作僎耳不解周氏別何據云

有攸不為臣○舊趙注本為作惟注曰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
宋刻本注疏本四書纂箋本四書通本皆作惟 王氏漢藝
文志考證舉此亦作惟

東征綏厥士女五句○書武成恭天成命肆子東征綏厥士女
惟其士女篚厥元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古文
征字作廷篚字作棊黃字作𦵏

匪厥之黃○音義曰丁云匪義當作篚此作匪古字借用 注
疏本作篚下同似非 毛詩鹿鳴箋引書篚厥元黃正義曰鄭
氏禹貢注引允征曰篚厥元黃則此所以亦為允征文實鄭誤

也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偽書也 書正義云鄭氏引厥篚元
黃

其君子實之黃于匪二句○說文解字引逸周書實元黃于匪
又引傳簞食壺漿 太平御覽器物部述作商之君子實元黃
于篚 文選安陸昭王碑文注引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征之其
君子以元黃實于篚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誤武
王事屬湯

救民於水火之中○音義曰救字或作掾

太誓曰○舊趙注本太字作大 尚書作泰誓孔傳曰大會以

誓眾正義曰王肅以武王以大道誓眾肅解彼偽文故說謬耳

顧氏以為泰者大之極也猶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

曰太宰此會中之至大故稱泰誓也 困學紀聞曰泰誓古文作大誓故孔氏注大會以誓眾晁氏曰開元閒衛包定今文始作泰或以交泰爲說真燕書哉大誓與大誥同 鶴林玉露曰泰誓左傳孟子皆謂之太誓古字泰太通前輩謂伐商之謀成于太公故以名誓 章句曰太誓古尙書百二十篇之泰誓也今之泰誓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泰誓同諸傳記引太誓皆古泰誓也

按趙氏時惟河內女子獻偽泰誓行孔壁古文世猶未見故凡今本書中所有多云逸篇此雖明其有古文仍望而虛測之也書正義引梁王言曰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爲尙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爲周書亦似

因偽泰誓虛測蓋壁文旣行而偽本猶多引在傳記尙書中不見遂測其錄周書耳今考周書七十一篇並未有泰誓之目

則取于殘殺伐用張○書作取彼凶殘我伐用張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正義述孟子引泰誓則取于凶殘

按書正義引馬融書序述孟子引泰誓與泰誓本文不異一字朱子註此云今書文小異豈馬氏時孟子尙與書無所異乎

孟子謂戴不勝○荀子解蔽篇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注曰載讀曰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傅王見孟子卽韓非云太宰戴驩疏曰戴盈之卽戴不勝字盈之也

引而置之莊嶽之間○費袞梁溪漫志曰曹參爲齊相屬後相
曰以齊獄市爲寄勿擾也獄字合從嶽音蓋獄市者卽孟子所
云莊嶽之間也○

段于木踰垣而避之○後漢書陳元傳論引作踰牆

按趙氏仲尼不爲已甚章章指曰故孟子譏踰牆距門者史
記魏世家正義于木踰牆避之皆以垣作墻

泄柳閉門而不內○注疏本內字作納

是皆已甚迫○孟子雜記曰五字應爲一○言文侯繆公皆就
見已甚迫切也

大夫有賜於士三句○禮玉藻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
室敵者不在拜於其室 全祖望經史問答曰據玉藻則大夫

有賜無論在與不在皆當往拜若不得受而往拜者乃敵體之
降禮陽貨若以大夫之禮來尙何事瞰亡正以敵體之故不得
不出此苦心曲意耳孟子引尙書論語及諸禮交互異者甚多
此節文或亦隨筆偶遺所以有失

陽貨矚孔子之亡也○音義曰矚或作瞰下同

脅肩諂笑○音義曰脅虛業切又許及切 毛詩抑篇箋胎肩
諂笑音義曰胎本又作脇趙岐注孟子云脇肩竦體也 類篇

曰詩箋胎肩諂笑沈重讀 後漢書張衡傳我不忍以歛肩注
引孟子脅肩所尊爲證云歛亦脅也 太平御覽述孟子脇肩

諂笑病乎夏畦 宋螺江日記曰脅肩亦作翕肩揚雄解嘲翕肩

蹈背是也

是書經解 卷四 翟教授四書考異 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三 則君子之所養○宋刻九經本無則字

然後已何如○宋本作如何○晉書文子作乃

予不得已也○劉昭注續漢書引文子作乃

天下之生久矣○陳師錫五代史序引孟子曰自生民以來一

治一亂○宋本又作亂○蘇軾詩孟

洛水警余○音義曰洛張音絳又下江切丁云案玉篇下江切

者從夆今從夆當音胡貢切說文胡工切 書大禹謨警余作

倣子古文洛作降 倣子古文洛作降

按說文洛大水也洛水不遵道也二義施此並通丁氏正此

字从夆今復从夆可見經文之傳錄屢變

使禹治之○文選薦士表注引孟子曰舜使禹疏九河禹掘地

而注之海 驅蛇龍而放之菹○音義曰菹側魚切丁音嗟 文選蜀都賦

注引綦母邃孟子注曰澤生草言菹似綦母氏本菹字从禾

宋本蛇龍作龍蛇 宋宣和博古圖錄引文作驅龍蛇

邪說暴行又作○音義曰說如字張音稅

誅紂伐奄○孟子考文補遺曰古本誅作討 章句曰武王伐

紂至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以三年專屬誅紂 孟

子雜記曰誅紂句伐奄三年討其君句君謂奄君也

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史記秦本紀作蜚廉

滅國者五十二句○逸周書世俘篇武王既克殷狩禽虎二十

有二犀十有二熊羆羆麋等若干遂征四方凡斃國九十有九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三 翟教授四書考異 十 庚申補刊

馘俘若干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

按愍國謂不順服國也本九十有九而滅止五十蓋又宥其半也狩禽文但未及象而呂氏仲夏紀言象為虐于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為三象樂以嘉其德適補周書所闕武周滅國驅獸二事正經中不得明證故邊旁之書未可以駁雜而全置也

佑啟我後人二句○君牙佑啟作啟佑無作罔古文丕熯才文王暮丕承才武王剋后右我後人咸曰正宅缺

邪說暴行有作○集註曰有當作又古字通用 四書辨疑曰上文邪說暴行又作此云有作恐皆誤又與有前後相易讀之於文為順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二句○史記孔子世家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曰後世知某者以春秋而罪某者亦以春秋 晉書荀崧傳述此略兩乎字 魏書崔亮答劉景安書

引仲尼云德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

諸侯放恣○後漢書申屠蟠傳注引作諸侯恣行 風俗通義

窮通卷亦作恣行

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風俗通義盈下有於字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韓昌黎集與孟尚書書引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

野有餓莩○舊趙注本莩作芟

按莩字已見梁惠王上篇而音義重釋于此例屬可疑今觀

趙注本乃知其字有不同故更釋也其所云葦又作芟當爲
芟又作葦之訛

此率獸而食也○考文補遺曰古本率下有禽字

人將相食○風俗通義食下有也字

閑先聖之道○風俗通義作先王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史記河渠書洪作鴻 漢書溝洫

志抑作堙

能言距楊墨者節○文苑英華皮日休題後漢書釋老志引孟
子曰能以言距楊墨者遠矣

按馬端臨文獻通考曰七篇之書所以距楊墨者甚至而濶
略於餘子何也蓋老莊申韓蘇張等學其與吾儒旨趣本自

冰炭薰蕕遊於聖門之徒未有不知其非者固無俟於辨析
也惟楊朱墨翟之言未嘗不本仁祖義尙賢尊德而擇之不
精語之不詳其流弊遂至於無父無君正孔子所謂似是而
非明道先生所謂淫聲美色易於惑人者不容不深鋤而力
辨之此論未盡然也百家之說雖皆異於孔子然猶陽爲依
附或假託言事以自濟其說蓋其心未嘗不知孔子爲聖人
者獨墨翟妄自尊大儼與聖門各豎旗鼓肆爲非儒之說抵
觸聖人當世惑者遂至以孔墨並稱則墨實異端之渠魁矣
楊朱之學沿自老子老子之寡欲清心尙可節取楊朱則專
以放蕩禮法恣縱嗜欲爲宗其言曰人生奚爲哉爲美厚耳
爲聲色耳乃復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失其至樂不

能自肆一時重囚累梏何以異哉夫逸欲之途本人情所易趨如是說以惑之歸之者不如鶩乎所以天下之言不歸墨則歸楊也若言似是而非則墨翟猶有尙賢貴義之說楊朱顯背名教以舜禹窮獨憂苦不若桀紂有縱欲之歡以夷齊矜其清貞而適以自誤以公孫朝穆縱酒漁色無所不至爲世之真人豈尙有與吾儒略似處哉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論衡刺孟篇章下有子字哉作乎 白氏六帖匡章曰作公孫丑曰 荀子不苟篇陳仲作

田仲 韓非子外儲說亦作田仲

居於陵○後漢書馮衍顯志賦於陵子之灌園兮注引孟子曰客居於陵 論衡作居於於陵

糟食實者過半矣二句○論衡過半下無矣字匍匐作扶服

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實字在糟食上連上文有李爲句往將下有而字 事文類聚別集述上句無實字後集述下句無將字

然後耳有聞目有見○論衡見下有也字 文選注亦有也字

太平御覽人事部述文云三日不食耳目無聞見又云三咽而後耳目有聞見果部述文亦云耳目無聞見又云匍匐往食三咽而后聞見也

按世有於陵子書十二篇明山陰徐渭評其第十一篇云於陵子不食且三易且積雪拒門突生微烟以孟子糟李言之仲之三日不食時屬夏也安得有積雪乎陳仲在荀卿所非十二子中當時應會著書而漢志不錄則其亡久矣徐氏所

評必是贗物

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曰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巨白善孽地以行孟子以仲子為巨擘焉即蚯蚓之大者故謂蚓而後充其操者也今訛孽字作擘見晁氏客說

雖然仲子惡能廉○事文類聚述文無雖字惡作烏

仲子所居之室○論衡作仲子之所居室

伯夷之所樹與二句○蘇轍孟子解兩樹字俱諱作種

彼身織屨○文選雜詩注引孟子仲子織屨 說文繫傳捆字

下引孟子曰陳仲子捆屨而食

妻辟纊○高士傳述文辟字作擘

齊之世家也○論衡無也字 史記索隱引孟子云陳仲子齊

陳氏之族兄為卿仲子以為不義乃適楚居於於陵

兄戴蓋祿萬鍾○音義曰戴蓋丁張並音蓋 水經注引孟子

曰仲子齊國之世家兄戴祿萬鍾仲子非而不食無蓋字 路

史國名記曰陳仲子兄戴蓋

按合音義路史觀之似舊人有以蓋連兄戴讀者

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論衡不居作弗居下文以兄之室則

弗居論衡作不居

辟兄離母處於於陵○太平御覽述文辟字作避下句少一於

字

則有饋其兄生鵝者○舊文鵝字為駝音義曰駝與鵝同 舊

趙注本宋刻九經孟子集疏四書纂疏四書通本並作馘 南
軒孟子說四書集編四書纂箋賈氏石經並作鶩 論衡者下

有也案母韻林林刻○太平御覽述無他日二字

已頻頤日○音義曰頻亦作頤頤子六切丁五歷切 集註曰

頻與頤同頤與蹙同 論衡作頻蹙 高士傳作頤頤 文選

江賦靈光殿賦弔魏武文三注並引孟子曰頤蹙而言 太平

御覽述無已字頻作頤 郡齋讀書志曰孟子十四卷宣和中

席且刊石其中多誤字如以頻頤為類不可勝計 四書辨疑

曰已當作已已只爭半筆之異蓋後人傳寫差耳上皆言仲

子之文未嘗閒斷至此不當又有已字謂稱仲子也又已頻蹙

亦不成文從已字說初見所饋生馘固已頻頤而惡之矣他日

偶食其肉聞兄之言而唾之則前後意有倫次

按說文已本作己已本作己二形大殊自定為今文而爭差

只半筆矣然舊經賴有此半筆之殊故皆不事音釋今之坊

刻則竟混兩為一雖已字不復虛上塾師每朱點已字以發

紀音有翻怪音釋之闕略者矣觀辨疑之說乃知元時尚不

如是也晁氏云以頻頤為類語甚不了疑為字下有脫文

他日其母殺是鵝也○太平御覽述無他日二字

是駢駢之肉也○風俗通義愆禮卷孟軻譏仲子吐鵝鵝之羹

初學記引論衡作是鵝鵝者之肉

出而哇之○論衡哇作吐 太平御覽述亦作吐 高士傳兄

曰駢駢肉耶仲子出門哇而吐之

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論衡爲能作能爲

皇清經解卷四百七十六終

漢軍樊封舊校
南海桂文燦新校

皇清經解卷四百七十七

學海堂

四書考異

仁和翟教授瀨著

孟子離婁上

離婁之明○章句曰離婁卽離朱 莊子駢拇篇駢于明者離

朱是已司馬彪注曰離朱黃帝時人百步能見秋毫之末孟子

作離婁是已 孟子集註考證曰婁朱古聲雙疊如邾謂之邾

婁故離朱謂之離婁 景祐集韻曰曬瞽古明目者

按黃帝遺其元珠使離朱索之事亦見莊子漢書人表以離

婁公輸子竝列春秋時失之矣然據孟子而不芻考雜書失

未大也廣韻離字下以離婁爲孟子門人文選七命注以趙

氏所云離婁古之明目者爲孟子正文則并若未檢孟子其

失斯大

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管子法法篇巧者不能廢規矩而正
方圓聖人不能廢法而治國 韓非子姦劫篇無規矩之法繩
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權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
不能以爲治 春秋繁露第一篇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
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睿心不覺先王不
能平天下

按西河毛氏言孟子不道桓文之事而爲文多襲管子如省
刑罰薄稅斂規矩方圓之正也巧者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
諸侯無專殺大夫毋曲隄毋貯粟使稅者百一鐘孤幼不刑
澤梁時縱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稅以善勝人未有能勝人

者也以善養人未有不勝人者也皆管子文愚謂此類有屬
古成語成法彼此共述之者有後人附益管書轉從孟子摭
入者有其言可採不以其人廢言若引及陽貨例者有姑取
其事以褒見貶本春秋經彼善於此例者若茲規矩方圓一
條辭面雖似而管仲任法孟子言仁其意旨乃猶河漢而無
極矣槩云襲管豈不大悖繆乎韓非所云乃承襲于管子董
子則承自孟子相提並錄黑白自判然分也

今有仁心仁聞節○王臨川集上仁宗言事書引孟子曰有仁
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

不愆不忘○春秋繁露郊語篇作不騫不忘 說苑建本篇作
不憊不亡 文選注引詩愆字亦作憊 後漢紀孝桓帝紀陳

審引作不僭不忘疑誤
率由舊章○風俗通義愆禮卷引詩率字作帥
繼之以六律正五音○譚經苑曰一說繼之以規矩準繩繼之
以六律皆當句絕下文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正五音不可
勝用與仁覆天下三段文勢相協
為高必因丘陵二句○禮記禮器文
按此章中凡以故曰二字引者必皆古人之語今所可考僅
此一條

為政不因先王之道○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述孟子為高必因
邱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必因先王之道皆取文便勢順截去
下句 欒城集南省進士策問元史許衡治河疏引此三句與

類聚御覽正同

兵甲不多○孟子音義曰甲或作鉀音同

無然泄泄○爾雅釋訓篇憲憲洩洩音義本洩作泄疏引無然

憲憲無然泄泄為證 說文解字咄字下引詩作咄咄 楊倞

荀子注作詵詵 集韻作諛諛

泄泄猶沓沓也○玉篇引孟子咄咄猶沓沓也

按詩蕩篇箋笑語沓沓如湯之沸疏云言其尊沓無節也荀
子正名篇愚者之言噴然而不類譖譖然而沸注云譖譖多
言也依此則沓沓字亦可从言而泄字本或从口或从言似

兩文並主言不主貌說泄之變作洩則當以唐避諱故
責難於君謂之恭三句○後漢書鄧暉傳子軻以彊其君之所

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

按章懷引是不爲也非不能也及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爲邳惲傳二語之證竊謂不若引此

規矩方員之至也○廣川書跋引孟子矩字作築員字作圍

管子法法篇規矩者方圓之正也

欲爲君盡君道四句○文選任昉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注引孟子兩盡字上並有則字 周語劉康公曰臣聞之爲臣必

臣爲君必君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三國志陳思王傳引孟子作事其君者

殷鑒不遠○文選赭白馬賦作鏡前王注引孟子詩云殷鑑不

遠蓋詩與孟子之字體有異

在夏后之世○周語引詩作近在夏后之世 經義考曰今本

毛詩失近字鄭箋云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此可補王伯

厚詩考之闕 漢書杜欽傳引詩作在夏后氏之世

士庶人不仁○意林錄孟子士不仁不依四體

是猶惡醉而強酒○容齋四筆曰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也由弓

人而恥爲弓王由足用爲善是由惡醉而強酒由已溺之由已

飢之由射於百步之外見且由不得亟皆由與猶通用也 日

知錄曰容齋言並作由今本乃作猶惡醉而強酒是知今之孟

子又與宋本小異 注疏本依舊文爲由

愛人不親反其仁節○穀梁傳僖公二十二年論宋襄公自取

事曰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 馮景解春集曰此必古語孟子穀梁氏皆引之當有一倒 荀子法行篇引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失諸已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

按荀子文較穀梁似稍不合而其下乃并反求諸已言之愈見孟子此言必有所授

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宋本注疏本而皆作則 孟子考文補遺曰則天下歸之古本則作而

巨室之所慕○王鞏問見近錄曰孟子謂巨室大家人所慕之順天者存逆天者亡○三國志注引司馬彪戰略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

齊景公曰節○說苑權謀篇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遂遣之 吳越春秋闔閭內傳闔閭謀伐齊齊侯使女爲質于吳因爲太子波聘齊女注曰齊景公女孟子所謂涕出而女於吳卽此也

按左傳僖公七年孔叔言于鄭伯曰旣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景公言蓋本其意

侯于周服四句○春秋繁露堯舜篇引詩云殷士膚敏裸將于京侯于周服天命靡常上下易置

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漢書劉向傳孔子論詩至于殷土虜
敏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
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懼民萌何以勸勉不惟詳略
文殊意亦衍溢

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音義曰濯丁作瀹音藥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墨子尚賢中篇引詩作孰能執熱鮮不
用濯

有孺子歌曰節○楚辭漁父之歌無兩兮字 文子上德篇混

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 集註

考證曰滄浪之歌乃是荆楚風謠之舊故屈原漁父辭亦有此

句或謂夫子自葉適漢而聞孺子之歌 晁補之變離騷序曰

孟子見魯平公與屈原諫懷王時蓋並矣而原實後于孟子孟

子載孺子之歌原辭與同此蓋沿孟子事

小子聽之○太平御覽樂歌部述孟子之下有哉字

而後人毀之○宋本作然後下而後人伐倣此

所欲與之聚之二句○管子君臣篇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是

以其所欲者能得諸民其所惡者能除諸民

故為淵馭魚者節○晉書段灼表曰故曰為川馭魚者獮也為

數驅雀者鷁也為湯武驅人者桀紂也 太平御覽述此亦馭

字作驅爵字作雀

苟為不畜○李彌遜竹溪文集紹興五年上殿劄子引文畜字

作蓄

仁人之安宅也節○抱朴子述文作仁宅也義路也

道在爾而求諸遠二句○宋刻本舊趙注本注疏本爾字俱作

邇又求諸難諸字俱作之 淮南子主術訓道在易而求之難

驗在近而求之遠故弗得也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節○集註曰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乃子

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於子思者 淮南子主術訓士處

卑隱欲上達必先反諸已上達有道名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

取譽有道不信于友不能得譽信于友有道事親不說不信于

友說親有道修身不誠不能事親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

誠

按上錄淮南道在易而求之難三語原屬不能專誠之下淮

南采集眾論時此一科似本自孟子不自中庸即其牽連此

上章文而事親不悅等辭亦較合于此可見也故前中庸考

中不錄錄于此

民不可得而治也○文選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注引孟子無

民字

不悅於親矣○古史管夷吾論引孟子作弗悅

伯夷辟紂章○尙書大傳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避紂居

東海之濱皆率其黨曰盍歸乎吾聞西伯昌善養老者此二人

者蓋天之大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

之其子曷歸 史記周本紀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

盍往歸之正義引孟子作夷齊避紂 齊世家呂尙處士隱海

皇清經解 卷四百七 翟教授四書考異 庚申補刊

濱散宜生閔天素知而招呂尙呂尙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
盍歸焉

按毛詩疏引有一說以西伯善養老盍往歸焉爲散宜生等
招太公之辭與孟子違伐史遷時或已有是說故其文若有
意爲二說作調人

聞文王作○章句曰伯夷聞文王起興王道以下文興字屬此
爲句 毛詩酌篇正義孟子說伯夷居北海之濱太公居東海
之濱聞文王作興而歸之 中論亾國篇昔伊尹在田畝之中
聞成湯作興而自夏如商太公避紂之惡居于東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亦自商如周 范浚香溪集聖人百世之師論曰伯夷
雖清而聞文王作興則曰盍歸乎來 四書賸言曰今以作字

句興字連下讀但漢讀俱不如此趙注聞文王作興以興字句
而疏云聞文王興起乃曰盍歸乎來王逸離騷注太公避紂居
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盍往歸之此正引孟子文而以興字句
者

按毛西河此說良是離騷章句外更有詩疏中論可證又子
華子北宮子仕篇王者作興將以濯滌用此作興二字子華
子雖似後人擬托然猶唐以前書亦可備一證也

二老者○姚寬西溪叢語曰李善注解嘲引伯夷太公爲二老
五臣乃云只太公爲一老不聞二老其繆如此

是天下之父歸之也三句○荀子修身篇注引孟子二老者是
天下之父也其父歸之其子焉往 毛詩酌篇正義引文兩天

下之父皆無之字焉往下有也字

而賦粟倍他日○魯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

尼曰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

賦又何訪焉韋昭注曰時康子不聽魯哀公十年春卒用田賦

存乎人者○意林錄孟子無者字 事文類聚述文存乎人莫

良乎眸子亦無者字 吳處厚青箱雜記引孟子曰知人者莫

良於眸子

莫良於眸子○翼孟音解讀眸子為牟

按說文眸但作牟別無眸字荀子非相篇堯舜參牟子亦以

牟代眸故陸氏云然

眸子不能掩其惡○宋本掩字作奄

宵中正四句○論衡本性篇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眸子

瞭心濁而眸子眊又佚文篇同 白氏六帖述孟子曰人之善

不善在其目其心正則童子瞭然其心不正則童子眊然 青

箱雜記兩焉字亦並作然

按大戴禮曾子立事篇目者心之浮也言者事之指也作于

中則播于外矣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此蓋孟子此章所

本故既詳言眸子下復兼聽言言之

淳于髡曰章○意林錄孟子淳于髡曰男女不親授受若嫂溺

援之乎孟子曰若不援是豺狼也天下溺則援之以道嫂溺則

援以手

男女授受不親○禮記坊記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故男女授受

不親 又內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筐其無筐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嫂溺不援 ○淮南子注引文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

援之以道 ○文選述祖德詩運命論兩注俱引孟子天下溺則

援之以道 後漢書崔駰傳注引孟子天下溺則援之以道嫂

溺則援之以手也各有則字

繼之以怒 ○論語趨庭章義疏引孟子作繼之以忿下復句怒

亦作忿

則惡矣 ○論語義疏引文曰父子相夷惡也

事孰為大節 ○禮記哀公問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不能

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政不足閒也 ○集註曰閒字上亦當有與字 四書辨疑曰中

原古注本閒字上未嘗無與字蓋南本傳寫之差耳 注疏本

有與字 張子語錄楊龜山語錄蔡沈尚書說命傳王炎雙溪

集上畱正丞相書引文皆有與字 朱子語類曰此章首三句

當作一句讀

一正君而國定矣 ○大戴禮保傅篇注引孟子曰君正莫不正

也君正而國定也 蘇長公集御史中丞劉摯兼侍讀誥孟子

有言一正君而天下定矣

徒舖啜也 ○音義曰舖張博孤切亦音哺

節文斯二者是也 ○陳后山集引孟子曰禮節文儀者也禮以

為節儀以為文

按下一二語或是后山申說而其義卻懸別互詳總考

樂斯二者○程大昌考古編引孟子曰樂之實樂斯二者而不去者也樂則生矣

惡可已○孟子考文補遺曰古本已下有也字 宋本有也字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禮記樂記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文選東方朔畫贊注引孟子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之如草芥

瞽瞍底豫○大戴禮帝繫篇史記五帝紀俱作瞽叟 漢書人表作鼓叟 朱國正湧幢小品曰古書中儘有襲影處只如瞽瞍二字从目从耳之類

皇清經解卷四百七十七終

嘉應楊懋建舊校
南海桂文燦新校

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四百七十八

學海堂

四書考異

仁和翟教授顯著

孟子離婁下

遷於負夏○史記五帝紀舜就時於負夏 皇甫謐帝王世紀

舜遷於負黍皇王大紀國名記皆同

按尚書大傳亦云舜販于頓邱就時負夏史記索隱云就時

若言乘時射利也司馬遷伏勝之意似讀孟子遷字如益稷

篇懋遷之遷

卒於鳴條○後漢書逸民傳昔湯即桀於鳴條注引帝王紀曰

案孟子桀卒於鳴條乃在東夷之地

按朱子或問鳴條則湯與桀戰之地而竹書有南巡不反禮

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耶今檢竹書卻無南巡不反文其紀
有虞氏也曰四十九年帝居於鳴條五十年陟沈約注曰鳴
條有蒼梧之山帝崩遂葬焉因學紀聞曰今蒼梧山在海州
界近莒之紀故呂覽又云舜葬於紀鳴條亭在陳留之平邱
如其所說不但孟子無疑卽禮記言亦可不置疑矣

東夷之人也○尙書湯誓正義引孟子作東夷之地

卒於畢郢○帝王世紀曰孟子稱文王生於畢郢西夷人也

裴駟史記集解司馬相如傳引徐廣曰王季宅程故孟子稱文
王生於畢程宋敏求長安志引孟子文王卒於畢程

西夷之人也○新語術事篇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晉
書華譚言同鹽鐵論病國章禹出西羌文王生北夷世說

新語蔡洪曰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劉孝標注引孟子
曰舜生諸馮東夷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戎人也則東夷是舜
非禹也史記索隱引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
得志行乎中國○韓詩外傳三卷述文得上有然字

若合符節○後漢書班固傳注引孟子曰舜文王相去千有餘
歲若合符契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韓詩外傳述此二語上題有孔子曰三
字

按揆巨癸切諸字書止收紙韻並無平聲世俗多讀若葵誤
甚上篇道揆倣此

子產聽鄭國之政二節○意林錄孟子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

皇清經解卷四十一 翟教授四書考異 庚申補刊

溱洧孟子聞之曰不知政也禮記仲尼燕居注子產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車梁不成正義引孟子亦作乘車太平御覽述孟子曰子產爲政以其乘車濟人於溱洧故孟子曰可謂惠而不知爲政家語正論解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謂在愛民而已矣而不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車濟冬涉是愛而無教也說苑政理篇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在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於人乎困學紀聞曰說苑云云卽孟子所言子產以乘輿濟人事也叔向之時鄭無景差當以孟子爲正

按趙氏章句云孟子以爲不知政當以時修橋梁意林以不知以時修橋梁七字旁錄不知政也之下馬氏所兼錄章句他或混雜此條頗分明也戒菴漫筆仍以旁錄七字認爲正文訝之尤屬冒昧

十一月徒杠成二句○爾雅釋宮注引孟子歲十月徒杠成疏曰孟子十一月此作十月脫誤或所見本異周語引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禮記月令注引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

按今注疏本趙注曰周十月夏九月可以成步渡之功周十一月夏十月可以成輿梁也疏文亦然與爾雅注所引卻合然周正建子夏正建寅人人之所熟悉安可以如是言之檢

舊本趙氏注上自爲周十一月下自爲周十二月也此舊書所以可貴曰可以出也○音義曰辟丁張並音闕亦如字之也周十行辟人可也○李公文集與李中丞狀引作則臣之視君則臣視君如寇讎○儀禮喪服傳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以其道去君而猶未絕也

按禮爲舊君之服有二一則致仕一則待放未去右所言乃待放未去者若以老疾歸田里恩深於民并爲君之母妻服齊衰三月亦詳見喪服篇

又先於其所往○禮記檀弓正義引孟子曰君使人導之出疆送至彼國明無罪其所往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通典禮五十九引作又先安其所往

如此則爲之服矣○檀弓正義引作如此者得爲舊君反服矣則君搏執之○通典引孟子曰若諫不行又搏執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檀弓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對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爲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之膝退人若將隊之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四書集編曰孟子之言蓋本乎子思

言人之不善○四書辨疑曰言字上當脫一好字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朱子語類曰此二語不可作句至惟義所在方是斷句

君子深造之以道○樂城集私試進士策問引孟子云君子之於道欲其自得自得之則資之深以善服人者四句○管子戒篇曰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未有不服人者也

言無實不祥章○集註引二說曰未詳孰是疑或有闕文焉四書纂疏曰言下若有者字則當從前說言下若有而字則當從後說 晏子春秋諫下篇國有三不祥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說苑君道篇同 困學紀聞曰觀晏子春秋孟子謂言無實不祥云云蓋古有此言也

太平御覽引黃石公三略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當其害

仲尼亟稱於水○張綸林泉隨筆孔子之取水饒氏以爲川上之漢是已今按荀子宥宥篇子貢問君子遇大水必觀之說孔子答之甚詳徐子所述或又指此歟

原泉混混節○注疏本原字作源下文選江賦注羅氏鶴林玉露皆引作源 春秋繁露山川頌水則源泉混混沚沚晝夜不竭既似有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智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其涸也○楊慎古音叢曰涸作渴云渴卽竭字

是書經解 卷四百三十一 翟教授四書考異 庚申補刊

禹惡旨酒而好善言○金樓子立言篇引作樂善言

望道而未之見○章句曰望道而未至殷祿未盡尚有賢臣道

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於紂也似舊經文見字作至張子正

蒙曰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於其身望

道而必吾見也似以望道未見為周公事程子遺書伊川曰

文王以紂在上望天下有治道而未之見而依本字讀朱子

或問問以而為如亦有據乎曰詩云垂帶而厲鄭氏云而亦如

也此以而為如也春秋星隕如雨左氏云與雨偕也此以如為

而也則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

不泄邇○音義曰丁案媒訓狎今注以泄訓狎借聲訓耳集

註考證曰泄字訓狎則與褻字同然作本字訓亦可蓋泄者有

餘溢漏之意謂武王不以在邇而溢不以在遠而遺

仰而思之○滕文公下篇好辨章章指曰禹稷胼胝周公仰思

音義曰字書仰讀如仰離婁下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是周公

事也

按詩大雅瞻仰昊天釋文曰仰音仰荀子議兵篇上足仰則

下可用也楊氏注仰古仰字漢書郊祀志百姓仰望師古注

仰讀曰仰皆古二字通用之證孟子疏削趙氏章指僅偶存

其文段所有此文仰已改字為仰檢今闕里孔氏刊有章指

本則胼胝字作駢躓而仰亦隨疏本為仰然孫宣公特標舉

此語音釋當時必確有本據也經籍中被淺學臆竄字頗多

孟子遭偽疏之厄失古尤甚麤金屑玉披得之益覺可珍用

是書經解卷四百七十六翟教授四書考異

庚申補刊

亟表列斯篇以留古文萬一

王者之迹熄○左傳序正義引文熄字作息太平御覽文部學部兩述熄俱作息

晉之乘節○杜預春秋左氏傳序引孟子曰楚謂之檇杙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正義曰孟子離婁篇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檇杙魯謂之春秋一也其言與此小異後漢書班彪傳引孟子曰楚之檇杙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袁氏後漢紀略同史通雜說篇引孟子曰晉謂春秋爲乘

楚之檇杙○說文解字作檇杙留青日札曰檇斷本也一曰剛木杙樹無枝也杜氏左傳注檇杙凶頑無匹儔貌史記高陽才子檇斲漢書檇余山又藝文志公檇生師古皆曰直由切惟

孟子音濤陸德明九經釋音誤之也二字義總略曰檇杙字音桃餘皆音稠然杜注兇頑無匹儔則亦作稠音矣

按左傳檇斲檇杙同出一篇而一直由反一徒刀反兩音之音別必有師承孟子及史漢音大抵皆祖自左傳陸德明則未爲孟子輯音田氏言適彰疏陋

其事則齊桓晉文節○公羊傳昭公十二年子曰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某有罪焉爾劉攽公是先生弟子記引孔子曰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有罪焉

子曰三字○四書辨疑曰此當自爲一章首闕孟子

皇清經解卷之八 翟教授四書考異 七 庚申補刊

與傷惠○王安石孟子解曰此文傳之者有誤也孟子之意當曰無與傷惠無死傷勇

逢蒙學射於羿四句○宋刻本四書集編本逢作逢 字鑑曰

逢與逢遇字不同孟子逢蒙學射於羿當從逢正傳寫作逢誤

王逸楚辭章句曰羿信任寒浞使為國相浞樹之詐慝而專

其權勢羿田獵將歸使家臣眾逢蒙射而殺之 佩觿辨證曰

顏師古匡謬正俗云逢姓蓋出於逢蒙讀當如其本字更無別

音今之為此姓者自稱乃與龐同按孟子逢蒙音云丁張並薄

江切左傳有逢丑父其字從夆予疑師古以左傳孟子諸書皆

寫為逢遇之逢故以為更無別音不思古今字書或借用或傳

寫舛訛豈可以臆斷耶孟子音義又云洛從夆夆下江切以此

見正文誤從夆爾 隸釋跋童子逢盛碑曰司馬相如云烏獲

逢蒙之技王褒云逢門子鸞烏號亦即逢蒙莊子羿逢蒙不能

睥睨淮南子重以逢蒙門子之巧皆作逢迎之逢至孟子則云

逢蒙學射於羿後之言姓者始皆作逢據漢儒尚借逢為逢逢

未必誤恐當讀為鼉鼓逢逢之逢爾 荀子王霸篇正論篇史

記龜策傳逢蒙皆作逢門呂氏始應覽作逢蒙淮南子原道訓

作逢蒙門子鹽鐵論能言章作逢須漢書人表藝文志作逢門

類篇逢字下云蓬蒙羿之弟子 列子湯問篇紀昌學射於

飛衛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 呂

氏有始覽蠡門始習於甘蠅射甘蠅而不徙 藝文類聚述世

本日逢蒙作射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翟教授四書考異 庚申補刊

按音義本與今監本逢正從各據諸說則唐宋元時多作逢
遇字他書中及逢蒙者亦然以其通借蠶蓬論之則誠如洪
氏言難以遽斥其誤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節○左傳襄公十四年衛侯出奔齊孫
氏追之初尹公佗會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
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之禮乎射
兩鞫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
而射之貫臂正義曰孟子云云其姓名與此略同行義與此正
反不應一人之身有此二行孟子或假為之辭此傳應是實也

漢書人表亦作尹公佗庾公老

西子蒙不潔○淮南子修務訓許慎注引文作西施之蒙不潔

賈子新書勸學篇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
睨而掩鼻

雖有惡人節○鹽鐵論殊路章曰蒙以不潔鄙人掩鼻惡人盛
飾可以宗祀上帝 宋刻本齊字作齋

天下之言性也○蘇轍孟子解也作者 湛困靜語曰莊周有
云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此適有故
與性二字疑戰國時有此語

禹之行水也二句○迂書引孟子略二也字

可坐而致也○宋書律志引孟子作可坐而知

公行子○饒魯石洞紀聞曰行字本文無音當音杭毛詩殊異
乎公行是主行列以官為氏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按廣韻云孟子有公行子著書不詳所據

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二句○陳祥道禮記講義曰曲禮言臨喪者揖人必違其位此所言乃燕居之禮孟子所言朝廷之禮朝廷尚嚴燕居尚和言之不同所主之禮異也

愛人者人恆愛之○十一經問對曰問此與恆產恆心之恆皆讀常今反本音如何對曰此恆字係宋真宗朝廟諱今已革命合依周易恆卦照登韻本音爲正

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趙汝棣易輯聞蹇之大象引孟子作我必不仁不義

其橫逆由是也○音義曰丁云由與猶義同後倣此 集註考證曰古書由猷猶並作繇

於禽獸又何難焉○羅汝芳經書一貫編將難字不讀去聲直接下如舜而已云鳳皇來儀百獸率舞於禽獸且無難也而況於人乎如此看來方見學問無歇手處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禮記檀弓載子思語但少是字也字

按此語雖兩賢取義各殊而授受淵源可驗

舜人也五句○新書勸學篇舜何人也我何人也舜獨有聖賢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隣里之間窮巷之知者獨何與非仁無爲也二句○李文公集答侯高書曰君子非仁義則無所爲也如有一朝之患古君子則不患也

由已溺之也○宋刻本元時集註本皆無也字 四書辨疑曰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中原古注本由已溺之也比今本有也字取下文由已飢之也爲證則古注本爲是 事文類聚述文無此也字 集註考證曰由與猶同已見上章然此章由字只作自字訓亦可

雖被髮纓冠而救之○考文補遺曰古本而下有往字

被髮纓冠而往救之○王臨川集與王逢原書引此句無往字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呂覽有始覽注曰匡章乃孟軻所謂通國稱不孝者

好勇鬪狠○舊趙注本音義本注疏本狠字皆作很 南軒說集編集疏纂疏狠字亦皆從彳又鬪字皆從鬥

按說文彳部很胡懇切不聽從也𤝵也犬部狠五還切吠鬪

聲兩字截然不同此鬪狠字必當如曲禮很毋求勝之很而坊本多誤作狠據廣韻很字下注云俗作狠蓋以狠代很唐固嘗有之然音與義悉大別縱或俗行不可施諸經典

爲得罪於父不得近○戰國策章子之母啟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於馬棧之下齊威王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啟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 莊子盜跖篇匡子不見父音義司馬彪云匡章諫其父爲父所逐終身不見父此事見孟子

終身不養焉○孟子辨惑曰此止是畜養之養若所謂女子小人爲難養者而注疏晦菴皆云不使養已卽是奉養之養當作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增修韻略引孟子王使人瞞夫子 舊趙注

去聲讀非也
曾子居武城節○說苑尊賢篇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曰請
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鄆君曰寡人之於先
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
人果攻鄆而數之十罪而曾子之所諍者九魯師罷鄆君復修
曾子舍而後迎之

寇退曾子反○四書釋地三續曰寇退二字宜衍以重上文故
沈猶行曰○義門讀書記曰沈直深切廣韻在二十一侵中

按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沈猶
蓋魯之著氏也漢書楚元王傳景帝封其子歲為沈猶侯晉
灼注曰沈音審王子侯表屬千乘郡高宛地與氏古應相因

地既讀審氏亦未必他讀廣韻所收惟備博聞而已

王使人瞞夫子○舊文瞞為瞞音義曰瞞古莧切又音閑 孟
子考文曰瞞字同瞰義或近瞞古本集注本及字書所引並是
瞞字下章放此 增修韻略引孟子王使人瞞夫子 舊趙注
宋刻九經南軒說集編集疏四書通四書纂箋並為瞞下章瞞
良人亦並為瞞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意林錄孟子齊人有一妻一
妾其夫出行則饜飽而反欺其妻云與富貴人共飲食耳妻後
伺之見乞人祭餘食之妻乃告其妾相與泣於中庭其夫自外
來未知猶驕其妻妾由君子枉道得富貴而驕人也 太平御
覽述孟子齊人有一妻一妾其良人出行厭酒肉而后返欺其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翟教授四書考異 庚申補刊

妻云富貴人共飲食也其后妻伺其所之乃就外郊乞人之祭
餘 集註曰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 李贄疑耀曰此不
獨闕孟子曰三字而已嘗合上章誦之因思七篇中少有瞞字
此二章以瞞夫子瞞良人游言之當出於一時也竊意儲子更
有問答若曰人皆可為堯舜而不得為者何也遂論及乞墦事
耳

按意林御覽所錄均非孟子成文而二家文頗相合似當時
有別本如此者李氏說本魯齋王氏謂一章正是一章所見
殊允詳論在總考二十一篇

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儀禮疏引文饜字作厭 文選寡婦賦
秋胡詩古詩王景元雜詩四注俱引作厭

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宋本瞞作瞞句末無也字 儀禮士

昏禮注引孟子曰將見良人之所之 毛詩鵲巢正義引孟子

吾將瞞良人所之 增修韻略平聲去聲瞞字下兩引此文

施從良人之所之○音義曰施丁音迤張音易謂延施而往

容齋續筆引文曰妻瞞其所之乃之東郭墦間

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音義曰墦墦潘二音 義門讀書記

曰宋元刊本以卒之東郭墦間句之祭者乞其餘句上文瞞良

人之所之此卒之字之祭者字之他字緊相貫注大全不從朱

子而從舊讀本謬矣

施施從外來○音義曰施丁依字詩曰將其來施施張音怡

讀書通曰孟子施施自外來卽訑訑訑之聲音顏色卽施施

黃氏曰抄曰或疑施是施之於人不反顧收斂施施正是驕其妻妾之狀

其妻妾不差也而不相泣者○集註考證曰也者字非句連作兩讀

皇清經解卷四百七十八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